

七十初唱

(本文插圖刊36頁)

朱士熊(退休外交官·本誌特約撰述委員)

歌唱擂台贏了老農

民國七十年(一九八一)年初,我從聯合國秘書處退休。和老伴先英決定回國定居。從無意到有意,我看了臺視五燈獎節目「阿公阿婆唱歌」的單元後對先英說:「我打算報名參加這一個節目」。她認為我在開玩笑。以前我從未在伴奏之下正式唱過歌,偶爾我忘情大聲「喊」幾句,她總提醒我:「喂,喂,別發神經病。你亂吼甚麼?不要吵到鄰居們。」因此改為「哼哼」歌,哼的不外是還記得的那幾首老歌。

一天我出門去應五燈獎報名約談,約我談話的是臺視節目製作人周麗霞和製作助理莊自助。我向製作單位報名是用我的號「朱夢飛」,製作人叫我隨便唱首歌,沒有伴奏,是叫清唱吧。我唱了一首「教我如何不想他」,他們甚麼也沒有表示,告訴我準備接通知上節目。

我的前任播臺主,姓施名錢,農家出身,子女都已成人了。第一首歌我和他獲得同燈同分,獲得唱第二首歌和他再比一次的機會。在唱第二首歌時,我僥倖贏了他一分,於是由我接任播臺

主。

回憶我接到上節目的通知單時,依照例行辦法在星期日上午節目的前兩天,也就是星期五午後,要先去一家音樂教室裏和一位徐正洲老師「對琴」。徐老師是臺視大樂隊裏的鋼琴手,年紀很輕,不但琴彈得好,也很會指導我們這些外行如何去唱歌,確定我們歌唱的音調,並指導節拍,糾正我們的錯誤等項,對我幫助很大。

那時五燈獎節目都是現場直接播放,星期日我們提前時間進錄影棚,再和徐老師對一次琴。接着是和樂隊排演(單獨演唱)。最後是總排——所有節目依照播放順序加上主持人一併從頭到尾演一次。總排演時,五位評審都已經到場,所以他們共有兩次機會觀看並聽取表演人員的表現,而不是祇看一次正式表演就打分。評審的立場是超然公正的,不受製作單位的影響。

臺視樂隊指揮是謝荔生先生,樂理修養相當高。一個不準確的音符,一點搶拍或慢拍,都逃不過他那一雙耳朵。祇要稍有差池他那一雙「美艷動人的眼睛」就會直瞪過來,真使人膽顫心寒。有一次他問我:「你怎麼越唱越膽小,你怕甚

麼?」我直接答覆:「我怕你呀。」他還以為我在開玩笑。聽說他對我們這些老人外行還算「客氣」的,他對專業歌星更容易發怒。

大鬍子公公朱爺爺

比賽時,歌曲的長度以不超過一分半鐘為原則,因此祇要夠了時間的要求,製作人就叫我停止,怕我多唱多出錯,見「好」就收,免得出岔。節目主持人阮翎先生、邱碧治女士,給我起了一個綽號:「大鬍子公公」,在小圈子裏也算叫開了。主持人阮翎後來每次在節目進行中,都會找一個題材問我幾句話,兩個人有問有答的「逗個嘴」,有人反應該效果不錯。同臺表演的小朋友,直接喊我朱爺爺,成年人也都跟着孩子們這樣叫我,使我覺得社會和人情方面的溫暖,心裏非常快樂。這是我參加唱歌比賽最有價值的收穫。

我會唱的歌,總計不超出十首,東湊西湊的結果,到了我的「彈藥」用光的一天,我打電話告訴製作助理小莊,我無法繼續比賽下去了。記得那次在電話裏,我們談了大約有四十分鐘之久,小莊說我不能想停就停,節目必須繼續作下去

。小莊在電話裏對我說：「你要歌譜、歌詞或者錄音帶，我們都供給。你要的話，我們也可以請一位老師教你，但不能不唱。」

我對他說：「何必這樣勞師動衆呢？多給挑戰者一分，我高高興興的下臺一鞠躬，豈不皆大歡喜嗎？」他說：「等你真的唱垮了再停止，但我們不願意你唱垮。至於你說沒有唱了，明天你來，我們先一起選歌。」

第二天我到公司去，公司拿出十冊歌曲選集讓我挑選，製作助理小莊把所有的歌一一輕唱出來給我聽，問我聽過沒聽過，凡是聽過的歌一律先記下。約兩個鐘頭之後，我們擬成了二十首歌的清單，估計用點苦功應該是能學會的。於是我就填鴨式的惡補，一星期裏務求學會兩首歌。好在臺下還有提示板幫忙，不必強記那些歌詞，省不少力氣。

提示板是執行單位爲我們這些阿公阿婆特別設立的，把歌詞用相當大的字抄寫在上面，使我們可以看着唱。這是公開的秘密，因爲提示板就放在表演臺前，大家看得見有人在翻提示的歌詞。但年輕人就無此種優待。記得有一次，翻紙的小姐因未能及時翻出唱到的歌詞，我登時卡在臺上祇會哼哼而唱不出了，直到小姐翻出了新詞，我才活轉過來，真是人老不中用了。

七 有了上一次「吃螺絲」的經驗，小吳就常常親自爲我翻大字歌詞，這真是應了豫劇裡的一段戲詞，是指包拯陳州放糧回開封時，皇帝打算如何感謝他的那兩句。兩句戲詞是皇帝唱的：「皇上娘娘爲你烙大餅……孤王我親自爲你……捲大餅……」

……惹」。我眞要感激製作單位，在這種安貼的照料下，我怎麼能放棄參與而不唱了呢？

唱歌比賽的過程裏也有些小趣事。總的印象是參加阿公阿婆唱歌的老人，個個都不老。年紀最大的一位是八十二歲的一位老太太。我猜想，這恐怕是謝團長一生裏最困難的一次伴奏指揮。他站在臺上無法潛逃，但中間顯然曾經放棄過職守，祇剩下彈鋼琴的徐老師一個人孤軍奮戰。就演唱的效果來講，滿堂還是充滿喜悅和振奮。老太太上臺唱歌的勇氣，贏得大家的贊許，她的精神使我們比她年輕的人深深感佩。那一天是老太太安身的「仁愛之家」成立某週年紀念日，那所「仁愛之家」的主管和電臺方面達成協議，在那天播出老太太和我的演唱作爲他們慶祝的項目，爲老人們打打氣是很有意義的事，這種安排使我更增加了對於參與這個節目的興趣。

挑戰者葉大姐麥蘭女士，在臺北市老人學苑擔任指導工作。她唱白光的歌很到家。她和我第一次唱完之後循例一道看燈和看分。她的成績先出現，得到五個燈。據鄰居和朋友們事後告知，有人從椅子上跳起來，認爲這回我是完蛋了。不料我的成績居然也是五個燈，而且分數兩人也相同。這次我沒有被打下來，應當是我唱的那首歌也沒有出錯的緣故。我彎下腰去吻葉大姐的手，以表示對她的敬意。

三十首歌江郎才盡

我有一兩首想唱的歌，樂隊却沒有套譜。編製套譜很費事，我原先不知。套譜也者，是每一

種樂器，如薩克斯風、小喇叭、吉他、大小鼓等，當然還有鋼琴，各有各的樂譜，伴奏時才能合奏起來，指揮的人則有一份總譜才好指揮。編製套譜要費人力、時間和金錢，而且不懂的人無法編，難怪電視臺不願作，有那麼多歌可選，幹嘛挑冷門的歌來唱。但是電視臺總算有意成全我，准我唱一首自選的「偶然」。排演那天我不免出錯，謝老師的臉色變了樣。他對我說：「你在那裏找了這麼一首不入流的歌？」我眞後悔選了這首歌，但這時已騎虎難下，我也祇好硬著頭皮唱了。這首歌的歌詞是徐志摩先生的詩，由李唯寧（上海音專的前校長）先生作曲。謝老師說它「不入流」，顯然祇是氣憤話。從此我不再主動的要求希望唱甚麼歌。過去幾度提起過的「玫瑰三願」，我終於放棄了不唱。

等我「畢業」了——關過五度五關拿到獎牌獎金之後，製作單位要我參加五燈獎節目開播二十週年紀念日，也是那一年的雙十節紀念日專輯製作的表演。我考慮結果，決定唱這首「玫瑰三願」，也決定不請臺視大樂隊伴奏，因謝老師在我想唱「偶然」那次曾對我說：「想唱你選出的歌，自己找人伴奏」。這時，五燈獎節目中有「小朋友提琴演奏」這一個單元，一直獲勝的是留慈芳小朋友。爲她伴奏的是鍾曉青和梅君綺兩位小朋友輪流擔任。三位小朋友都是敦化小學五年級學生。我問留慈芳的媽媽，可否請她的女兒和鍾曉青二人爲我伴奏這首歌，留太太立刻答應了我的請求並允代向鍾太太聯絡。

就這樣，兩位伴奏的音樂「小」師沒費力氣

找到了。有那麼可愛的兩位小朋友來伴奏，我不能用「三個臭皮匠」來形容我們的準備，但我們完全是自力更生，並無任何一位音樂老師來指導。我們一共在留慈芳家裏練習過三次，一卷錄音帶和一本歌曲集是我們唯一的指導工具。歌曲集裏除唱詞外，有小提琴和鋼琴各自的曲譜。兩位小朋友各自把自己的樂譜抄下來，單獨的在家練習過多遍，和我配合也演奏了三次。「玫瑰三願」這首歌的鋼琴和小提琴的樂譜不同，而且與歌唱的主調也不同。如果說這歌好聽的話，那是因為全歌是由三種獨立的聲音配合出來的。我們那一次似乎沒有唱砸，因為評審之一張清郎教授代表報告第一階段表演結果時，確實對我們讚揚了幾句。兩位頗有音樂修養的小朋友明確而動聽的伴奏立了大功。這是我演唱的第三十首歌，至此「江郎才盡」矣。

七一老兵晚會獻唱

這一年國防部籌辦慶祝勝利四十週年抗戰歌曲表演會，我被「徵召」參加那場音樂會，我個人覺得是一個够水準的音樂會。除我以外，起碼都是學過音樂的專家。非常感激劉弘春中校、鄭蘊彝老師以及國軍藝工總隊的各位女士先生們，他們一點沒有歧視我這個老外行，對我可說「禮遇有加」，使我頗有「受寵若驚」的感受。字幕和口頭上的介紹詞，稱我為「七十一歲的老兵」。我在軍中服務過兩次，但都沒有拿過槍桿上過陣。在我眼中老兵是最值得敬佩的一個人，我沒有資格享有這頭銜，我祇是一個假軍人。

我唱了兩首歌，鄭老師指導過我四、五次，我總怕會出錯，因為這不是友誼式的比賽，而是表演，尤其是濫竽充數的和一些真正的音樂家們一同表演，我當然不可以使晚會留下一個疵點。大家不用麥克風，我不願例外，於是隨着大家一樣不用麥克風。我怕我的聲音不够響，但事後別人告訴我還不算差，增加我不少信心。

這個音樂會一連表演了兩天，一共兩場，招待不同的觀眾欣賞。有兩家電視臺也曾錄影以特別節目方式播出。這是我參加電視臺歌唱而引來的另外一章。

街上開始有人向我打招呼，這與我的大驕子有關，形象容易認出來。有些路人對我鼓勵和誇獎，使得我祇好拱手道謝。有一天，製作單位告訴我，一家產品公司的「老總」希望我能參與一份廣告的製作，雖然第一次的邀請我已謝絕了，但是拘於情面，加上這份廣告和唱歌有一點關係，最後終於接受了。結果由於這種工作商業氣息太重，加以製作過程不像我想像中那麼單純和俐落，這次的嘗試使我就此怯步，以後不會再玩這種把戲。

洋化擁吻陋習難改

現在要談我「畢業」那天的情形，慣例上，畢業那次的歌唱，評審們都是極慷慨的多給一個燈，算作贈給衛冕者的賀禮。這麼一來，江山就此大定，我榮幸的獲得畢業。電視臺對我十分優厚，特別敬請九十四歲高齡享譽國際的攝影大師郎靜山為我頒獎，使我感到格外光彩。

然後，楊總經理致送五萬元獎金的支票一張給我，幾位鄰居的孩子們和我侄女都來向我獻花。製作單位還播放了我過去演唱若干片段錄影的「集錦」，對我說來，也算是一種殊榮。接著阮兄開始對我作最後的一次訪問。這時，臺下第一排坐着的大約十位臺北市老人學苑的女士們中走出一位代表上了臺。她穿的是白色軟緞鑲有紅花繡邊的一件旗袍，十位女士們都穿一樣的制服，說明是代表學苑向我致賀。我不知所措，索性抱着她吻了她的臉龐一下，引起臺下哄堂大笑。這位女士揮舞着雙手抗拒我的擁吻，終於因招架不住，狼狽而倉惶的撤退下臺，坐回座位上。她拿出一條手帕猛擦自己臉上我親過的那一面，不過還好，臉上沒有過多的怒容。我忍不住在臺上大笑，趕緊拱起雙手向她作揖致敬，並連連鞠躬以表示歉意。

阮兄第二次開始說話，但立刻又有一位老人學苑的代表上了臺，也是一位女士，阮兄口中念念有詞：「妳也來道賀……好……也得親一下。」我並不想諛賴阮兄的暗示，照樣又擁吻了第二位代表。臺下又是一陣哄堂大笑聲。此後，總算得空談了幾句話。

製作單位致送我一份特別的禮物，一部卡拉OK。楊總經理第二次上臺，交給我一個麥克風，作為贈送的儀式。我把楊總經理拉到我的懷裡，緊緊的和他擁抱一下，底下是訪問、奏樂，儀式於焉告終。如果有人問我，在音樂的旅途上，還有什麼希冀？我想祇有愛，對老歌，對藝術歌曲的熱愛；祇有夢，對音樂永不能忘懷的夢。